

序章

有一座岛名为黑龙岛。

岛上有八成土地被森林所覆盖，剩下两成是一座直耸云霄的巨大火山。在那里农作物难以成活，收成也不多，很难说是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

而且，山上还有会带来灾祸的龙。

即便如此，岛上依然有人存活。

或者说——不对，应该说正因如此，岛上才有人存活。

龙是神圣的生物。它们栖息于严峻的环境中，庄严、威猛，而又美丽。

在教会推崇的女神信仰尚未扎根的时代，世人一直信仰着龙。那时人们还会把罪人扔在龙所居住的岛上，以此让他们接受制裁。

因此在一开始，黑龙岛是用来关押罪人的流放地。

然而，龙大约一百年才会醒来一次，即使醒来也不会在人类面前现身。

被流放到岛上的罪人们并未受到龙的制裁，活了下来。而随着有幸活下来的罪人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开始齐心协力狩猎动物、耕种田地，不知不觉间形成了村落。在经过数百年岁月之后，国家也随之诞生。

事情发展至此，岛已经无法用来作为流放地了。而只要有国家存在，教会就会在那里建立圣堂，并调配神父到当地。

有神圣之龙栖息的黑龙岛上只有一所教会，而且如今它已

经完全败落成了废墟。

教会墙面剥落，屋顶崩塌。圣堂中的圣人雕像也粉碎散落，各处都被野兽肆意践踏过，还遭到大量爬山虎的侵蚀。

在沦为这副模样的教会中，一位神父悄然而至。

那是个年轻的神父，鲜艳的翡翠色头发长及下巴，剪得整整齐齐。

他双眼蒙着皮革眼罩，用手杖确认脚下的状况，缓慢地在圣堂中来回走动。突然，他停下了脚，单膝跪下。

他用手指滑过地板，然后将沾上的东西含到嘴里，又立即吐了出来。

“血……”

年轻的神父喃喃道，站起身来。

“‘有反叛教会的嫌疑’吗？”

神父用被遮住的双眼透过窗户仰视天空。

突然间，他有一种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预感。

从
零^{ZERO}
开始的
魔法书



第一章 黑龙岛

从
ZERO
开始的
魔法书

黑龙岛的魔法公主

4

1

大浪袭来，风浪拍打船体的巨响响彻船舱。

片刻之间，船随着“吱呀吱呀”的刺耳声开始倾斜。同时，房间角落里不知有什么倒下，传来了物体落地的声响。

不知道是行李没固定好，还是这接二连三的摇晃使得绳子松开了。原本在床上酣然大睡的我突然被这阵阵声响吵醒了。与此同时，我毫无防备的后脑勺遭到了一记痛击，剧痛使我挣扎了好一会儿才跳了起来。

“痛死了！哪个混蛋干的？究竟是哪来的混小子，刚刚那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提起剑怒声吼道，但眼前空无一人。

我一边揉着作痛的脑袋，一边环视周围。突然，上方传来一个年轻女子“呵呵”的笑声。

“只是木桶而已，佣兵。并不是敌人。”

“木桶？”

我仔细一看，确实地上有个装满酒的沉甸甸的木桶。要是它带着惯性滚起来，威力足以粉碎好几个人的骨头。

“原来如此……还真疼啊。”

我叹了口气抬起头来，一个躺在布制吊床上、细长双腿在床边摇来晃去的人影映入眼帘。

那是个身穿宽大的黑色外套，用兜帽遮住脸庞的女人。尽管脸被挡住，但光看到垂落在兜帽外的银色长发和那宛若红苹果般娇艳欲滴的双唇，就能让人感受到她那令人窒息的美貌。

再加上她那超短裤、长及大腿中部的袜子，还有高及膝盖



的长靴……说白了，这根本不是良家女子的打扮。

当然，这可是个跟“良家女子”这类词最不搭界的女人。

她的名字是零。这个稀世的天才魔女，写出了可以毁灭世界的技术“魔法”的指南书——《零之书》。

身为佣兵的我受雇于这个魔女，目前正乘着船在汪洋大海上前行。

说得再详细点的话，我们是在一艘大型运货船的船舱里。这艘船从位于大陆中心的伊德亚贝纳港口起航，正驶向大陆南部最大的卢特拉港口。

我们的目的是收集有关那个叫“不完全数字”的可疑团伙的消息。正是那伙人制造了《零之书》的抄写本，并散布到世界上。

经由陆路从卢特拉抵达零的故乡——弓月之森，在那里从名为十三号的男人嘴里尽量套出些情报来，这就是我们的大致计划。

“不用担心，这船上的水手还没胆大到敢趁你睡着时对你脑袋动手。”

零把沉甸甸的外套兜帽一把掀起，眯起她那不可思议的蓝紫色双眼。

“你毕竟是领主的重要‘货物’啊。”

“既然是‘重要的’货物，还真希望他们能保管得更妥善一些啊。要是普通人挨了刚刚那一下，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我刚一说罢，零便开心地笑了起来。

“所言甚是。还好你是个怪物啊，佣兵。”

零把上半身探出吊床外，带着戏谑般的眼光打量我的全身。

如果要形容我的外貌，那么用“全身长满白色的体毛，用

双脚步行的大型食肉兽”这个说法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我是个半人半兽的兽化者，说得直白点，我就是个让普通人恐惧、厌恶的怪物。

像我这种人，怎么能乘船远行呢？

当然就只能忍受被当作家畜塞进船舱里了。

本来我还得被锁进牢固的笼里，双手双脚铐上枷锁的，但船主——也就是伊德亚贝纳的领主——为我特别开了后门，把船舱的一个角落分给我们做客房，这才有了现在的待遇。

尽管狭小的船舱让人透不过气来，时不时还可能遭到酒桶那危及生命的痛击，但这环境比笼子里舒适多了。

为避免吓着水手们，我被叮嘱过尽量不要走出船舱，不过这不等于我没有外出自由。到了夜里，我能悄悄地到甲板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

话虽如此——

“这船是不是有点颠簸过头了？”

“刚刚甲板上吵得挺厉害的，说是有风暴正往这边靠近呢。好像还有人说船受风暴影响偏离了航路什么的。”

“喂喂……这船该不会沉掉吧？”

“可领主说过，伊德亚贝纳的船只要不是粉身碎骨就绝对不会沉啊……”

“那就只能祈祷这船不会被风暴拆个稀巴烂了。”

我打开船舱上一扇位置相当高的小窗，悄悄窥视了一下外面的状况。

视野所及之处是一片黑压压的大海。海浪很高，船也颠簸得厉害，搞不好海水还会从窗户里灌进来。

“不降雨的风暴吗……”



突然，零在吊床上摇晃着嘟囔道。的确，虽然现在风势很强劲，但也不像要下雨的样子。

“偶尔也能碰上罕见的东西啊。”

“对呀。外面的世界真是有趣。”

“听你这语气好像话里有话啊。”

听到我这么说，零只是轻轻扬起红唇，并不作答。

唉，我也懒得多管……

“哦，能看到岛了。”

在阴沉的天空下，我定睛向浪潮的另一侧看去，从灰蒙蒙的景象中发现了一座小岛。

那座小岛以耸入云霄的高山为中心，绿植覆盖的陆地呈扇形往外扩展。

“是计划先在那里落脚吗？”

我嘟囔道。

“让吾辈也看看！”

零从吊床跳了下来，嚷嚷着冲到窗边。可她的身高够不到窗口，我只好把她抱到肩膀上让她往外看。

紧接着，零的表情变得僵硬起来。

“……佣兵，你能看到它们吗？”

“什么？”

“正在山周围盘旋的那些鸟。”

确实，从这里都能看到有鸟在高山周围盘旋的身影，可岛本身离我们应该还没那么近才对。也就是说，那些鸟其实相当巨大。

就在这时，有个水手把船舱顶板上的门打开，探头向我们喊道：

“喂，你们两个！恐怕这船受不了这样的风暴了！接下来船暂时会晃得很厉害！兽化者应该没什么关系，但女的得找根柱子抱稳了！”

那个水手还吼了句“如果不想一头撞死的话就按我说的做”。看来他们是决定把船帆收起来，等待风暴离去。

水手说完要交待的话后就转身准备离去，我犹豫了一下后叫住了他。

“或许我不该多嘴，但不是可以先到岛那边停靠一下等风暴过去吗？”

“岛？别说蠢话了。这片海域可没有能供船只停泊的岛。”

“可是，我看到就在不远的地方啊？”

我指向窗口。随即，水手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难道……”

这人明明平常看起来都不愿意和我待在同一个空间，却唯独这时冲到我身边，踩在木箱上往窗外看去。

“你看，就在那里。是有个岛吧？”

我刚说完，水手便发出紧张兮兮的声音：

“居然被冲到这里来了……开什么玩笑！”

只见他手忙脚乱地走下木箱，一溜烟地冲出了船舱，仿佛要扯破嗓子般喊道：

“船长，是岛！能看到黑龙岛！龙要出来了！”

“刚刚……他是说龙吗？”

听到水手的这句话，我皱起眉来。

“确实是说‘龙要出来了’，没错。”

零也皱着眉。

龙这种可怕至极的生物，我活到现在还没见过。传闻倒是



听过好几次，也曾想象过它们会在哪里。

“龙这玩意儿，是这么随意就会出来的吗？”

“不，龙的睡眠既漫长又深沉。就吾辈所知，它们很少会醒来，而且即使是睡了百年，醒来稍作进食后就又会入眠，是一种极为老实的生物。”

“我想也是。”

龙飞到天上是灾厄的征兆——这个说法很有名，但实际上应该几乎没有人见过龙。

不过刚刚那水手紧张的模样，比起说是对传说的恐惧，更让我感觉像是对现实灾害的危机感。

“重新升起船帆！全速离开这里！”

在船长的大喊声响彻甲板的同时，船身再次大幅度倾斜了。这是转尽船舵的全速前进，看来情况真的十万火急。

我把肩上的零放下来，朝通向甲板的阶梯走去。

“佣兵，你想干什么？”

“去给上面帮忙。虽然不知道是龙还是啥，但现在情况都紧急到要在风暴附近扬帆了，人手自然是多一个算一个吧。”

“要吾辈来帮忙吗？”

“你能用魔法停下这场风暴吗？”

听到我这样笑着问道，零也回以笑容：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

听到这句话，我不禁停下了脚步。转过身一看，尽管形势紧急，但零依然从容地微笑着。

“你为了给缇欧报仇，决定了要再维持一段时间这怪物的模样吧？”

“怎么突然说这个了？跟风暴有什么关系吗？”

一听到缇欧的名字，我的表情就自然变得苦涩起来。

那个会把我这种人当死党的小鬼。

——大叔。

我回想起了一个会笑着招呼我，满脸雀斑的小孩子的脸。那个曾笑着说要跟我一起旅行的小鬼，在我怀里吐着血死去了。

他是那个“不完全数字”——用零创造的魔法为非作歹的团伙手下的牺牲品。

“那么吾辈就不需要继续储存用来将你变回人类的魔力，能够自由使用魔法了。操纵天气的魔法虽然有些费功夫，但并非做不到。吾辈也应该能把这场风暴平息。”

作为当零的护卫的条件，只要她损耗的魔力一恢复，就得把我变回人类。

这是我和零之间定下的契约，是一切的大前提。

然而我一旦变回人类，就会失去兽化者的“强大”。至今为止，我一直都认为失去它也没什么大不了，梦想着变回人类。

但是，现在不同了。

我握紧了收在腰间的小刀。那是缇欧总带在身上的他父亲的遗物。

如今它是一个信物，是我誓要将害死缇欧的那帮家伙碎尸万段的信物。

为此，我决不能放弃生为怪物所带来的这份力量。

突然，我察觉了能看到汹涌大海的小窗户上映照着自己的脸。我长叹一声，使那像是随时都要将人咬死的表情变得柔和一些。

“你不用多管闲事。维尼亚斯王国的事件虽然让世人对魔女的偏见减少了，但魔女依然是世界的敌人。你没必要特意招



人厌恶，那是我的工作。”

我留下这句后，便来到了甲板上。

2

来到甲板上，猛烈的狂风吹得我瞬间打了个踉跄。巨浪朝着甲板袭来，仿佛要将水手们吞没到水中一般肆虐着。

“这情况……比想象的还要恶劣啊。”

正当我如此低语时，一个水手被浪潮卷走，冲到了船外。我迅速探身到甲板外，抓住他的脚把他拽了回来。

原本打算开口道谢的水手，一看到我就立即怔住了。

“你是船舱里的——”

“正如你所见，是兽化者。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要是这艘船沉了我也会很头疼。我只能干点力气活，有什么需要就随你差遣吧。”

水手迟疑了一瞬间，然后马上向我发出了指示，我也听从指令在甲板上四处奔走。

毕竟兽化者的优势就是臂力堪比好几个大汉，搬运货物和拉紧缆绳这种通常需要好几个人合力的力气活，我都能够独自应付。

扬起帆的船在风暴的吹动之下，开始朝着岛的反方向高速前进。张满帆的桅杆仿佛要被折断似的轧轧作响，帆看起来也像随时都要被撕裂。

“不管怎么想，在这种风暴里扬帆都不是正常人所为吧？”

我用不亚于风暴的大音量喊道。然后水手也大声地朝我回吼道：

“这种事我们也再清楚不过！但是黑龙岛的龙会把船击沉的！要是被它们发现就完蛋了！”

“为什么龙会袭击船只啊？”

“天知道！但是实际上大约在一年前，就有两艘船被龙给击沉了！第一艘是商船！第二艘是去救援的船！”

正是当时的生还者，指证了龙的出现。

“从那以后大家都选择了绕开黑龙岛航行！没想到我们却被风暴吹了过来，女神大人也太狠心了！”

我向逐渐远去的黑龙岛看去。同时，还看到了正在黑龙岛周围盘旋的飞鸟们。

“怎么回事？那只鸟——”

我感到有些异常，于是朝它定睛凝视。

明明黑龙岛应该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那只鸟看起来比刚刚还要大。

“它正在往这里接近？”

然后，随着那只鸟越来越靠近，我终于发现了它那非同寻常的大小。

不，它——

“不是鸟……”

覆盖着它全身的并不是鸟的羽毛，而是黑色的岩石。缓缓拍打的双翼卷起比风暴更为猛烈的强风，将本就浪潮迭起的大海搅得更加波涛汹涌。

野兽般的胴体上，除了长着利爪的四肢，还有长长的尾巴，细长的脖子连接着爬虫类的头部。而那颗头上，长着两根弯曲的巨大龙角。

水手发出了绝望的声音：



“是龙……龙出现了！龙出现了！”

甲板上叫喊声四起，如同捅了马蜂窝似的再次引发了骚动。

“逃不掉啊，船长！要被追上了！”

“准备大炮！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打掉！”

恐怕等到水手们把大炮拉出来装好炮弹，龙都追上这艘船了吧。

我被龙的魄力镇住了好一会儿，好不容易才握住了腰间的剑。要是它撞过来，这艘船毫无疑问会沉。一旦变成那样，我和零的旅途就到此为止了。

我拔出剑，冲到船头。就在这时——

“狩猎之章第四页——破岩！承认吧，吾即是零！”

在水手们的大吼声之中，传出了耳熟的女声。与此同时，已追到眼前的龙周围发生了爆炸，它那巨大的躯体在空中大幅度往后仰去。

龙发出了尖声的吼叫，我只好边捂住双耳边环视甲板，寻找零的身影。很快我就发现了那个银色长发随风飘动，身穿黑外套的女人。她正站在桅杆两边的帆桁上。

“快看！那条龙——”

一个水手叫道。只见被零打翻的龙在空中重整了体势，缓缓地摇摇头。其头上有部分黑色的外壳脱落下来，从中能窥视到闪着暗银色的鳞片。

随后，龙静静地看向零。

虽说它的目标不是我，但那股非同小可的压迫感还是让我不禁浑身寒毛倒竖。

那是杀意。龙注意到了攻击自己的是零。

在一瞬的寂静过后，如同要撼天动地的咆哮声从龙的巨体

内迸发而出。

龙与船之间的距离刚好有一个龙体那么远。龙翼掀起的强风向船上席卷而来，站在帆桁上的零稍稍晃了一下。

“喂！朝我这边跳过来！”

零低头看向我，从帆桁上跳了下来。紧接着龙急速降下，长长的尾巴从空中扫过，将桅杆拦腰折断。

巨大的木柱坠落下来，压碎了甲板的一部分。断开的缆绳往四周弹去，碎散的木片也接连落下。

面对这危险的情况，我勉强接住了零，趴在甲板上保护她不受木片伤害。

“佣兵，那条龙看了吾辈的眼睛之后还带着明确的恶意和杀意！”

“一见面就被魔法打中脑袋，就算是龙也多少会产生点恶意和杀意的啦！”

“并不是这样！佣兵，那条龙——”

“我说你啊，那是非现在说不可的要事吗？”

“它已经知道魔法的存在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问一句“你说什么”，附近迸发的爆炸声和闪光让我险些当即失去意识。

估计是装炮弹的大炮爆炸了吧。

突然，远处传来了呼唤我的声音。

不，一切声音听起来都格外遥远。看来爆炸声震得我的耳朵不太好使了。

“船要沉了！全体弃船——远离船体！”

在一片白茫茫的视野之中，零拉住了我的手。与此同时，甲板大幅倾斜，我们被抛到了波涛汹涌的海中。



我在水里找到零，将她拉了起来，让她抓住浮在水面上的木板。

之后我就这样不停地划水，朝着远处的黑龙岛游去。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我终于游到了岸上，然而我的记忆也就到此为止了。

大概在到达岸边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失去意识了吧。那时候零确实还在我的怀里。

再次醒来时，我却独自一人被铁链锁在昏暗的牢里。

3

“喂，这是搞什么啊？竟然拿铁链将可怜的受难者锁在牢里，这也太不讲人道了吧？这国家的教会是干什么吃的！要栓人至少也得找个铺了新鲜干草的马棚吧！”

对我来说，“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身处牢狱之中”也算是家常便饭了，所以我也不怎么觉得慌张。但问题在于，我没看见零的身影。

我原以为她被监禁在附近的牢房里便试着喊了几声，但别说零了，这里看不到一点儿还有其他囚禁者的迹象。

我的行李也都不在了，现在能称得上我的所有物的，也就只剩下套在脖子上的项圈了。连在那项圈上的锁链还被牢牢地固定在石墙上，极大地限制了我的行动。而且锁链还很短，不管我怎么拉扯也只能移动到牢房的中央。

由于过于烦躁——不对，似乎也没那么窝火。不过我还是——一边把锁链弄得铛铛作响，一边尽可能大声怒吼，吵闹得连自